

评论不是定论

■王进玉

前几天朋友带来某画家的几幅作品让我点评。看后我说画得不行，笔墨太弱，尤其人物线条太软绵无力，整个人物缺乏神采，而且造型也不够准确，即便走的是文人画路子，造型也有问题，与整个画面不协调，所占比例过大，另外题款的位置不对，书法功底也不过关……总之，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作品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朋友很惊讶，也很不理解，说不会这么差劲吧，最近某某著名评论家还给他写过文章，对其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怎么到你这就评价这么低呢，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我坚持我的看法，因为几件作品里的问题都比较明显，除非要我睁眼说瞎话。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画家的创作水平绝非如那位著名评论家评价得那么高，这中间存在很大吹捧的成分。也难怪，如今的人情评论、圈子评论、红包评论等屡见不鲜，即便是所谓的名家，也未必能坚守住职业操守。但如果把这种带有明显应酬、抬轿子、捧臭脚的谀文、软广告，当成是正儿八经的评论文章，甚至看作是自己的学术成果或者是对自己创作水平的盖棺定论，那就是没自知之明，近乎无耻的表现了。

即便是全球著名、全宇宙著名的评论家，即便是他呕心沥血、挖空心思写出来的颇具学术价值的鸿篇巨制，即便再如何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也绝不能将其当成是所谓的权威和最后的定论，依然要看作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而已，更要允许别人去商榷，去质疑，去提出不同意见，发表不同声音。须知，评论不是定论，任何人的评论都只代表他个人观点。何况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客观、公正一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的评论、批评，都是一种偏见，都不是最终的那个定论，也都只是为读者多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思维视角和仅供参考的私人解读罢了。真正的盖棺定论是死后的事情，是留给时间留给后世的，是要经得起时间检验，经得起历史审判的，也许百年以后，甚至更长时间才会有所谓的盖棺定论，而绝非当下某某个人就能拍板决定的。

另外我记得还有一次，也是评点一位画家的作品。几年前我曾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感觉他在同年龄段的画家群体里算是画得不错的，便在文章里写了一些肯定和鼓励的话，没想到隔了几年再看到他

新创作的作品，却让我大失所望，不仅没有保持住原有水平，而且还退步不少，画得如此油滑、浮飘，也完全沦为了一种程式化、套路化的创作。我没有客气，直接向他提出了我的看法和意见。可想而知，最终自然是不欢而散。之后朋友开玩笑说，你不是给他写过文章肯定过他的作品吗，怎么这次却严肃地批评起来。我回答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之前写的那篇评论是对他当时创作的一个肯定，即便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他那时的作品也依旧不改变我当初的评价，但谁想这些年过去了，他不进反退，估计只顾着跑市场、走穴挣钱了，创作水平才下滑得这么厉害，真为自己给他写过评论感到后悔。当然也不能算后悔，只是感觉可惜，原本一个很好的苗子，就这样自己把自己给耽误了。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何种情况，也无论是艺术家还是评论家，都不要有所谓盖棺定论、一语定乾坤之类的想法，毕竟作为艺术家来讲，他本人包括其作品的风格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即便风格相对确立稳定了，还将面临创作僵化能否很好规避等一系列问题。假使这些问题都没出现，而

将其作品放置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下进行考量，其实际的效果、价值、意义和影响等也都有所不同。何况这其中还要考虑不同时期评论家个人的审美修养、知识结构、艺术理念、评判角度等的变化，这些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你对别人的评论，或者别人对你的评论，都只不过是评价方自我主观意识的阶段性感受而已，很难称得上是百分之百完整、客观、公正、准确的，更别说权威、定论之类了，任谁都很难做到，也没有那个资格。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就一定允许有所谓的阶段性评论、商榷性评论、评论的评论等诸多评论形式和观点存在，包括评论家对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评论，发表过的一些看法，也要有自我否定和允许别人再批评再指正的勇气与肚量，否则就彻底变成一言堂了，也是在作茧自缚。尤其对于当下极为浮躁的文艺创作而言，更需要每一位评论家、批评家谨慎对待评价对象，慎重做出自己的评判，这也是对文艺负责，对创作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一个正确态度吧。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女性艺术的视觉张力

■潘凤全

1921年在俄国举行的国际妇女劳动大会，很快成为一项很有纪念意义的运动和盛事推广延续下来，但随着环境时空的变化而产生各不相同的画面，已是事实，如廿世纪几次惨无人寰的战争，女性命运的悲惨无助，也就不难理解在炮火硝烟之下逃难与抗争，那种逆来顺受的困境，永远是那个时期女性的生存主题。像蒋兆和先生《流民图》画上更多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细节，竟是与笔下的女性形象刻画有关，以深入描绘她们内心世界达到艺术高度的这种艺术手法构成了大量反映悲剧情材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可见，如果缺了作为特定艺术形象中的女性角色这一笔，其艺术性将大为减弱，换句话说，较之于以刻画男性形象为主的艺术作品而言，女性形象更具完美的视觉效果和说服力。

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关她们的话题丰富多彩。从作为被表现对象的她们，到可以表现别人的她们，她们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不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曾记得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也包含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化艺术领域里那些独具艺术才华的众多女艺术家，一项与审美智力有莫大关系的造型艺术探索。可以说它是一方让女艺术家们一显身手的天地，纵使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偶有她们心情郁结的时候，也不会失去探索艺术的乐趣和信心，包括了一些男画家看来显得复杂的现当代观念艺术，她们也敢于染指，曳曳独造，以一种女性独有的视觉感受诠释而有所收获。自有史以来，一册浩瀚的美术史都被男艺术家们牢牢把持着，连篇累牍书写着

尽是他们的故事，无论是艺术高峰还是艺术低谷，像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艺术时期、学院派到印象派乃至现代当代艺术，这一段段的美术佳话尽悉是与男画家相关的内容。而作为女艺术家的她们，本来角色就少，纵使那些一身才华者，也会被繁琐的家庭生活束缚了手脚，继而灵感荒芜，落笔迟疑，迫使那种艺术创造自由总是会比男艺术家迟滞一些，步子缓慢一些，包括作品的体块容量不够大，或者宏阔性难以开拓，但她们还是在深一脚浅一脚中去充盈自己，给神圣的艺术殿堂添砖加瓦。虽说浩瀚的艺术星空中，她们不是最耀眼璀璨的一族。但是，当欧洲版画艺术领域出现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珂勒惠支的作品，顷刻间让西方现实主义绘画厚重了许多，也让男艺术家们汗颜，至今她和她的作品被推崇着。

即使艺术史不那么垂青环顾她们，但女画家们一俟艺术技巧在身，便是气力俱佳，呈现出刮目相看使人啧啧不已的东西，似乎一切美好回忆都会变成可视的形象，这与女性内心精神情感有莫大关系。

从走进这个画展——一个专为2022年女神节量身打造的展示空间开始：“鹭岛首届女书画家作品展”，便听到了策展人的办展初衷：一是，能不能把展览作品办得丰富，这只有多邀请一些富有艺术才华和充满个性的女艺术家参与，才能实现之。倘若没有众多女艺术家支持，“众人拾柴火焰高”，而且是各画种中身手不凡的艺术家提供优秀的作品，赖以证明她们各自的创作水平和生存实力，那么，这个从一开始企望让社会满意、艺术界期待的画展就会是苍白无力的，尽管身边有

不少美轮美奂的视觉体验场所如美术馆艺术中心等；二是，若缺乏充满艺术张力的作品，即使是华丽崭新的展板，终究也是冰冷毫无温度的一块。

一开始，策展人大概是站在前几年同样的庆三八节画展，去定位眼前这个活动，确实在人们印象中以往的三八节画展只有三三两两参与者，题材也都以一般的传统山水花鸟面貌和油画风景写生为主，以唯美风尚为主，兼以个别装饰画。总之，把三八节画展办得中规中矩大抵是前些年活动的初衷，若是追溯更早的，耳熟能详的梅兰竹菊和仕女题材，往往是年复一年延续着。

另外，有部分女性艺术家因日常生活琐事，致使其社会活动空间明显少于男艺术家们，具体表现为像作品展示交流这些带有社会性行为，比较少像作为同行的男性朋友们，抛头露脸，她们多半是低调行事，除非有女艺术家已功成名就，等着艺术展示机构邀约。这就不难发现多个展的主角是男画家，包括以群体组成的画展更是男画家们驰骋的沙场，如果不是像眼前这个专为女艺术家策划的展览，不敢相信当今各大中型城市竟有这么活跃的女艺术家群体。

浓墨重彩的画面，气势磅礴的构成，视觉感上的张力，以及充满变数的各种局部细节等，不一而足，当观众徜徉在这一幅幅如此大刀阔斧跌宕起伏的画面，必然会唤醒这些年因过度的或一味的在唯美包装下已消失不见的艺术激情，进入到与画者之间的艺术交流，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误区，认为女性创作力有限，空间略显狭窄，所擅长无非

是与作为女性有关的东西和可以想象出来的细节，比如轻松的唯美的柔情的，它们就似原野上飘过来一阵和风细雨的绵柔之意，而不是卷起千堆雪的无数狂风骤雨，或者流荡在雄关漫道上的勃然之气，因为那是男性画家专属的，一处可以点燃创造激情火焰的世界，惟有他们才能驾驭得了的画面。

在以往，女艺术家多多少少习惯的是小尺寸画幅，而眼前完全让大尺寸画幅所取代，这需要从视觉上拓展，唯有像大块吞吐的笔触和墨迹才能与大巨制画幅相匹配，达成气韵，廓成不凡的视觉张力，使得有所担心于那一副柔弱身躯的女艺术家们，怎驾驭得了如此雄浑壮阔的视觉冲击力？这需要她们付出巨大的精力和体力，特别是艺术气魄，但女神节画展的精彩之作给出了答案！这就是新时代女艺术家们身上有一种不可小觑和遏制的艺术才华和气质，她们凭借自身的内心想法和个性追求，再也不是世俗眼里的只能偶作些风花雪夜的东西，因为正是像现代杰出女艺术家周思聪所构筑的艺术雄壮境象，代表了一个时期的艺术高度，让人尤觉深刻可贵，可视作为当代女艺术家们的自我觉醒和个性追求的典范！

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全国艺术院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庞大的女艺术家队伍已经形成，她们的身影将经常性在重要的艺术展示活动中出现，可以认为，现在及未来的艺术发展，一定少不了那些具有探索精神的女艺术家们的倾情奉献，“巾帼不让须眉”一样存在于艺术界及各种艺术活动中。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